

生命的卑微與人性的高貴——論王定國《神來的時候》創傷書寫的意義建構

黃雅莉*

摘要

台灣著名的企業家作家王定國自 2013 年復出創作以來筆耕不輟，到目前為止已累積了多篇優秀的小說。王定國走入了讀者的視野，成為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家，很大的原因是他的創作深刻地思考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展現了人們在創傷下的自我超越、尋求存在意義的歷程。創傷心理是王定國一貫的創作主題，他的小說凝聚了各式各樣的人生創傷，他的文學成就離不開他的卑微情結和創傷書寫。本文以王定國《神來的時候》為討論文本，以創傷理論為依據進行論述，探討其作品中的創傷主題，超越創傷的方法以及創傷書寫的價值。

全文分別從「創作理念」、「自我救贖」、「關懷他者」、「選擇與創造」等幾個重點建構全書的生命意蘊，最後總結全文，思考生命的卑微與人性的高貴之間的辯證關係，確立「創傷書寫」的意義。從中以見《神來的時候》的各色人物在壓抑的精神荒原中尋找存在的意義和超越困境的艱難旅程。同時也可以看出，在王定國的創作中，個體將固有的創傷記憶轉化為自我救贖和自我超越之道，從而建構存在的意義，發揮生命中自我療癒的可能性。

113.12.10 收稿，114.03.27 通過刊登。

* 本文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通訊地址：台灣 30045 新竹市北區興南街 32 號 6 樓之 3，電話：0911073247，傳真：035247282，Email：yali@mx.nthu.edu.tw

關鍵字：王定國、現代小說、創傷書寫、神來的時候、救贖

The Humility of Life and the Nobility of Humanity——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Wang Dingguo's Traumatic Writing “When God Comes”

Huang, Ya-Li*

Abstract

Wang Dingguo, a famous Taiwanese entrepreneurial writer, has been writing since his return to creative writing in 2013, and has so far accumulated a number of excellent novels. Wang Dingguo has entered the reader's field of vision and become an influential writer, largely because his creations profoundly reflect on the spiritual plight of modern people, showing the journey of self-transcendence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n existence under trauma. Trauma has always been the main theme of Wang Dingguo's creative works, and his novels have united various kinds of traumas in life, and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are inseparable from his humble complex and trauma writing. This paper takes Wang Dingguo's "When God Comes" as the text for discussion, and discusses it based on trauma theory, exploring the theme of trauma in his works, the method of transcending trauma, and the value of trauma writing.

*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full text constructs the life implications of the book from several key points, including "creative concept", "self-salvation", "caring for others", "choice and creation", etc.,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whole text, thinking about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bleness of life and the nobi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establish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rauma writing". From this we can see the difficult journey of the various characters in "When God Comes" in their search for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the way to overcome their predicament in the depressing wastel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e seen that in Wang Dingguo's works, individuals transform inherent traumatic memories into a path of self-salvation and self-transcendence, thereby constructing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rebuilding the possibility of self-healing in life.

**KeyWords : Wang Dingguo, modern fiction, trauma writing,
time of God's coming, redemption**

一、前言

王定國，1955 年出生，彰化鹿港人，現定居於台中。十七歲便步入文壇，創作散文與小說，十八歲後陸續獲得全國大專小說創作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是一位相當早慧的作家。然而王定國卻沒有因獲文學大獎而常駐文壇，在 1988 年出版散文集《隔水問相思》、短篇小說集《我是妳的憂鬱》後，便旋即棄筆從商、成為知名企業家，暫停了小說的寫作。直至 2004 年才再出版短篇小說集《沙戲》。爾後又歷經七年的醞釀，方於 2011 年陸續發表五篇短篇小說於《印刻文學雜誌》，這五篇合集於 2013 年出版為《那麼熱，那麼冷》，引發了文壇的關注，獲得「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的殊榮。《那麼熱，那麼冷》一書似乎也開啟了王定國歸返文壇的道路，之後，陸續在 2014 年出版《誰在暗中眨眼睛》、2015 年出版《敵人的櫻花》、2016 年出版《戴美樂小姐的婚禮》三本小說，成果豐碩。在 2017 年《昨日雨水》出版後二年，又推出了《神來的時候》¹，出版不到一週即再版，這都顯示出王定國小說創作的功力已得到讀者的極大肯定。《神來的時候》延續了王定國向來內斂的文風、質樸的筆觸和感人肺腑的情感張力，探討了有關愛與創傷的深刻主題。王定國的小說作品，每一部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了創傷這一議題，揭示人性在善與惡之間的抉擇，在愛與傷之間的交織，並進而呈現人們在困境中的艱難與奮鬥、追求與幻滅、欲望與壓抑，通過創傷敘事與心理調適的過程，表達了對人類的命運的關切，對生命意義的探究。王定國關注時代衝擊下小人物的精神困境與自我拯救，反映了人際之間在喧囂中的孤獨、疏離與衝突的癥候，開拓了當代小說對人物心理和心緒深度挖掘的創作新面向。

¹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神來的時候》（新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19 年）。

關於王定國的相關研究，目前已有幾本學位論文問世²，但受限於學位論文的體制，大都是對作家的許多作品進行總合性和整體性的論述，論述方向偏於大範圍的泛論，較缺乏對單一文本進行細膩的分析。學位論文之外，針對王定國單一作品進行比較細膩的分析是蕭義玲〈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那麼熱，那麼冷》的文學救贖〉³、黃雅莉〈從自傳視角論王定國《敵人的櫻花》對「自我」的改寫與重構——兼以散文集《探路》互證為論〉⁴，分別針對《那麼冷，那麼熱》、《敵人的櫻花》進行創作心理的分析，此外，少見其他論文能對王定國文本進行較為細膩的分析。個人以為，王定國的小說在《敵人的櫻花》之後開始有了更廣闊的視角，他以細膩的心思挖掘出現代人在時代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與自我、他人和社會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疏離與斷裂，給人們的心靈造成了創傷。王定國在《神來的時候》更加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將情感昇華到更高的境界，有更開闊的視野，同時也有了更多的溫度——展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相照相溫，取暖互愛。王定國在小說中對於主角及其他個體的創傷遭遇，以及其背後影射的整個時代社會人們的生存困境的深刻描寫，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創傷書寫

² 至目前為止，以王定國作品為題論文計有以下諸作：游孟庭：《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16年），從審美角度觀看自我與他者，分析王定國小說中的抒情性。曾小芬：《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2017年）。以《沙戲》之後的中篇小說為探討對象，將焦點集中於人物形象之分類與塑造。張惠雯：《王定國的小說藝術》（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2018年），重在對王定國小說的藝術技巧和風格演變的分析。吳思樺：《苦難與希望的二重奏——王定國小說創得意蘊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21年），論述王定國筆下的人物在面臨愛情、欲望、命運的掣肘下，如何在苦難的裂解中包容每一個帶傷的人物形象。並利用心理學理論與敘事學觀點來探析作家如何藉苦難的敘事，來接引希望的滋長，透過苦難的敘事，讓讀者得到閱讀的療慰與思想的啟迪。

³ 蕭義玲：〈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那麼熱，那麼冷》的文學救贖〉，《文與哲》，第三十四期（2019年6月），頁205-232。

⁴ 黃雅莉：〈從自傳視角論王定國《敵人的櫻花》對「自我」的改寫與重構——兼以散文集《探路》互證為論〉，屏東大學《屏東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第六期（2021年8月），頁83-122。

的特點，在王定國創傷意識的燭照下，創傷元素活躍在小說的字裡行間。他的創傷書寫不僅對現代化進程中資本主義所造就的貧富對立間存在的諸多矛盾的源頭進行了叩問，更為現代人極為關心的創傷療癒提供了參考。本文選擇了王定國於 2019 年出版的《神來的時候》（中篇小說）為研究對象，筆者以為這本書中所展現的生命創傷與時代進程息息相關，富於代表性，也較少被前述的研究論及。王定國在其中塑造了一群卑微者的形象：喪偶孤獨的中年人、弱勢罹病的女性、臨近四十還孤單無助的女子、過氣的歌星、身障而學會接納命運的男子……王定國以細膩與溫情為那些卑微的存在刻畫生命群像。與那些宏大歷史事件比起來，小人物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就像在喧囂的城市，也許在大千世界中它們僅僅是一個渺小的生命，被人忽略的個體，但王定國卻把創作的目光聚焦在這些卑微人物的內心世界。他讓卑微得近乎灰調的靈魂在沉實豐厚的生活中自由翱翔，這種主體內世界的卑微意識，反而讓作品表現出一種向內建構的轉向，透露出的是精神的高貴與自我拯救的力量。

創傷作為人類歷史上永恆的存在，心理創傷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分析文學作品中的創傷書寫，從中可以梳理出創傷療癒的心路歷程，藉此可以梳理出創傷及創傷敘事在文學實踐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創傷書寫是王定國對人們的生活和命運予以觀照和思考的重要視角，王定國以其特有的敏感和幽微，描寫那些在平凡生活中普遍而不被特別注意、習以為常的創傷事件。他將關注點放在人們內在世界的創傷上，他以靈動的筆觸、簡潔的敘述透視人物心靈深處的隱秘創傷，在故事背後潛藏著作者對人類生存困境和心靈傷痛的深度思考。通過人物為走出創傷所做的種種嘗試進一步探究創傷復原的有效途徑。他以細膩的筆調呈現在時代浪潮衝擊下各種造成心靈創傷的原因，並提出了各種可能的救贖方式（包括他者的關懷、自我療傷、互

相拯救，以及通過救贖他人最終獲得自我救贖）。其小說關注人類個體的心靈創傷，在人類靈魂的碰撞中探索生存的本質。王定國在《神來的時候》借七個故事將人生真諦隱藏於層層迷霧中，將作品上升到隱喻層面。直面心靈創傷是重建生活的第一步，本文用創傷視角解讀《神來的時候》，洞察文本對於心理創傷的書寫，從形式層面揭示王定國小說的超越性，並探究其中深刻的哲學意涵，是本文欲突破前行研究的用心。

從文學創作的意義來說，一部文學作品倘若僅停留在對某種生存真相的描摹上，那麼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文學有別於社會科學其他門類的獨特意義。就小說而言，其所勾畫的世界一般須有情節邏輯與精神隱喻的雙重結構。小說從本質上說，它是一種「哲學的戲劇化」展現，在特定的人物關係與情節發展中生成意義。意義的展開過程並不是簡單的從故事開始至結束的層層遞進的縱向過程，還必須有橫向的解釋結構。《神來的時候》用了明、暗兩條線索在敘述和探討人性的救贖問題，明寫生活，暗寫生命，在明線下的人物在現實與道德的束縛下艱難的生存著，而暗線下的人物卻超越了現實的限制與道德的規約走向自我追尋的美好境域與精神高地，王定國透過本書來守望人性的真、善、美，寄寓了發人深思的哲理思考，這種哲理思考就是本文標題所謂的創傷書寫的「意義建構」。本文研究目的即為了探究《神來的時候》透過人物的生命創傷所要揭示的存在意義，這種存在意義並不是簡單的生存論的探究，而是試圖在更本源的角度上思考活著的意義、與他者互動的存在價值。

本文進行的脈絡是先從王定國的創作理念出發，復從「個體的創傷經歷」與「人我之間的關係」對作品進行主題意蘊的解讀，透過對創傷心理學、意義治療學對小說人物的創傷經歷進行療癒的分析，並從中思考創傷背後所隱藏的生命之重，人如何在卑微中進昇到崇高，

以見《神來的時候》這本小說對生命意義的思考，作者如何透過了創傷書寫，重建人們對人生創傷與卑微的新理解。最後，總結全文，挖掘創傷書寫的審美價值，體證了王定國通過對這些人物形象的刻劃，完成了創傷療癒的任務。從全文的安排脈絡可見，王定國以實際創作來實現他的創作理念。透過小說物個體將固有的創傷記憶轉化為動態的意義建構，從「自我救贖」、「關懷他者」到「精神超越」的歷程，從而建構存在的意義，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見證愛的聯結，最後在生命重構中獲得自我療癒的可能。以下說明之。

二、創作理念：發掘底層生命的微光，從神聖仰望卑微

本節主要透過作家在序文或訪談中所傳達的創作理念進行探討。創作理念是一切創作的出發點和思想根源，透過這種理念根源，成為創作原則，才能進一步的拓展為創作經營與創作表現。就筆者的觀察，王定國的創作理念有三個重點：

（一）寫作視角：關注小人物

王定國在《神來的時候》後記中說：

這本書裡的七個短篇，當然有些又是熬夜之作，但由於體能已不復年輕，有些只好借用了和煦的晨光，因此你若發覺文字較為樸實，筆觸已更輕盈……。我想這或許就是溫暖的晨光所賜，使我頓悟到文學之所以必要，就是為了照亮我們每個小靈魂的苦痛和希望。

對我而言，寫作誠然就是一種交心的手藝，若我能用文字裡的安靜和你緊靠心靈，我想，這就可以了，文學的憧憬不就是這

樣而已的嗎？卻已足以用來面對各種文明背後的無情。⁵

在這段文字中王定國特別強調他的創作是為了「照亮我們每個小靈魂的苦痛和希望」。大多數人寫作的時候會鮮明的追求龐大的、恢弘的敘述體系，用社會和歷史作為偉烈壯濶的小說背景，讓一個個人物在時代中粉墨登場，然後讓他們表現後離開舞臺，於是我們對小說的鮮明印象就在於它反映了大時代的面貌。我們常見的批評話語也有一種偏見，就是宏大敘事和小眾題材有高下優劣的分別。然而，對宏大和重大的追求固然是展現一種大格局和大視野，但還有另一種是簡單的人事中卻蘊涵著深沉的人生命運課題。王定國的小說就是屬於這一種。王定國把目光指向小人物，而且偏愛著這更帶有平凡色彩的人與事，他擅長展現了小人物尋找存在意義、展現個體在面臨現實變局時選擇的艱難性和由此帶來的價值觀的取舍。王定國以小人物的視角來為他們代言立說，透過看似漫不經心的細節來告訴我們這些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這些平凡的人生故事，正如你我的生活本身一樣真實，反而更能傳達出人物的生存體驗，在冷靜客觀的寫實中引起人們的同情與悲憫。

其他小說作者通常是將人物潛藏在時代社會變遷的線索後面，表現人的外在處境；但王定國倒過來，將時代或社會的線索潛藏在人物的背後，只是大布景的隱約呈現，其創作的獨特處在於他放大日常生活或是私人內在的心理狀態，在王定國筆下，悲劇體驗是在探索人性時的衍生物，所以應該心平氣和地緩慢出現，拷問人物的內心不一定要嚴刑逼供，也可以伸著懶腰慢條斯理的誘引道出。王定國的文字沒有艱澀難懂的文辭，卻在字句中流蕩著一股風霜過後而生的內斂，那種寧靜不喧嘩的悲傷。也許，最純樸與簡單的句子，所乘載的悲哀才

⁵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神來的時候》，頁 258。

能將一個人獨自拉進生命深處的漩渦，好在每個故事的結尾都仍然帶著一些「溫柔的晨光」在裡頭，像昨夜留下來的露水消失之前仍然保有它的晶瑩純澈。在寫作之晨裡的王定國就像神一樣仰觀天地，俯察人寰，在最平常的生活現象中他往往能敏銳地看到、感受到其中的深意、神意，探索生活的意義，從而試圖構建一個內涵豐富的意義世界。

（二）心理傾向：卑微情結，是人物命運演繹的出發點

王定國小說中最為關注的是那些卑微存在的人物，這使其作品有了來自生活實踐的基石。更多的時候，這些卑微的生命仍然不放棄自身超越或向上的執著追尋，表現出一種向內的自我實現的價值建構，透露出的是堅持理念的高貴與自我拯救的另一種可能。他以細膩與溫情為那些卑微的生命群像進行傳神寫意。在生命意識的燭照下，折射出的是卑微存在的靈魂之光。王定國在《神來的時候》後記中言：

前後兩段的落差多麼懸殊，前者胸懷巨擘，後者卻是極盡卑屈軟弱，適足以說明那是兩個不相往來的世界，而剛好，我徘徊在這兩個世界之間長達三十年，與其說那宏偉版圖多誘人，最後我選擇的卻就是如此幽微的荊棘小徑，寧願返身投靠日漸孱弱的文學心靈，唯有在這樣的世界裡落入孤寂，我才終於找到那純屬自我的內心，而在這幾年裡踏實地安定下來。⁶

王定國筆下的中年男性，正如他所言：「極盡卑屈軟弱。與年輕時的胸懷巨擘，天差地遠。」⁷將每個男人都落入孤寂而荒涼的世界，那樣的懦弱卻不忍苛責，那得是踏實在人間走過幾年，與現實妥協下來的卑躬屈膝，在身段越來越軟的漫漫長日裡，倚著一星點的光亮，藉此

⁶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頁 258。

⁷ 同前註。

維持殘缺卻欲活下去的意念。由此，透過王定國小說人物對創傷的記憶與敘說，映射著一種面對時光、自我和生活的多重失落。然而，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並不否認現實經常存在的痛苦困難，也不規避我們內心的黑暗區域。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使人處在苦難卻仍不放棄希望，即使內心的幽暗力量也不致於會將人引至飄蕩甚至毀滅的道路裡。勇於承擔起屬於自己的責任，正視自己內在的卑微，才是緩解創傷的良方。卑微絕不是低下，神或上帝從沒有看輕卑微，珍貴的東西，總會被藏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卑微可以孕育神聖和高貴——對人生的責任和對世界的關懷。

以王定國如今身為台中國唐建設公司的董座身分，財富對他而言早已不虞匱乏，但為何他情願還是要回到創作的世界裡感受孤獨和孱弱？王定國在與利錦祥對談中說道：「寫作現在已變成我的生存方式，因為必須維持寫作，我才能覺得自己是真正的活著。只有在寫作的時刻，自我才會跑出來。當然孤單造成我生活上比較封閉，比較沒有跟商場的朋友往來，但有一個好處是擁有更多獨立的空間，我就用來寫作和生存，尋找精神上的出路。」⁸可見藉著寫作，也是王定國對自我的一種精神療癒。在許多複雜的生活經歷中，創傷經歷是最重要的經歷，作家自身的創傷經歷在小說創作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⁹創傷經歷留在作家的記憶中，永生難忘，同時又會在作品中無意

⁸ 印刻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生活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2017 年 1 月），頁 50-65。

⁹ 關於王定國生命中的創傷，可參考宋澤萊編：〈王定國創作年譜〉（初稿），由宋澤萊於 2014 年 3 月 13 日下午 3:06pm 張貼於其部落格。
<https://www.sudu.cc/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3070012420>。另外，王定國接受印刻文學總編初安民的訪談稿〈小說一樣的人生〉中道出了自己在紙醉金迷的商場上翻滾多年，卻始終掛心於文學、不計一切的付出，見《那麼熱，那麼冷》（新北：印刻文學，2013 年），頁 12。另外，他的散文集《探路》（新北：印刻，2017 年）諸篇也揭示了他生命中的許多幽微的心事與創傷。

識地體現出來，從而深刻影響作家一生的創作。正如康德（Immanuel Kan）說過：「崇高並不是包含在自然界的某種事物中，而只存在於我們的心靈中」¹⁰，真正的高貴是在內心的卑弱中。王定國的一生，依違在商場的功利性和文學的純摯性、現代性與傳統性之間的矛盾背後，卻潛藏著他一貫的心靈追求，即始終於現實中尋找一種「心安」之道。他所堅持的文學創作，目的在於求得感情的慰藉和心靈的滿足。這或許也是出於一種獨立的精神選擇，即希望以文字的力量來拯救人心。在功成名就之後仍然返身投靠日漸孱弱的文學心靈，選擇了人煙稀少的小徑而走的王定國，他的下半場人生因此而與眾不同。《神來的時候》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引發了讀者的感動，就在於它用質樸之筆挖掘潛隱在人物內心深處出於自卑的情感和超越，而這也是構成這部作品審美心理的基礎。王定國創作時只在追求一種生命的真實情境，並不在形式技巧上玩花樣，只以樸實的手法表現人物的情緒去感染讀者。舒緩流暢、不慍不火的文字風格，使生活的原貌與藝術形象完美整合，突出了生存的本質。其作品所追求的就是挖掘和坦露人與生活的深層潛質，通過對個人命運的關注和把握，推衍出對人與人之間互動共生的思考與探索。此時人物已不是那種被濾去大量中間色調的典型人物，非好即壞，非善即惡，而是一個個真實的、世俗化的生命。現實生活的潛質時時滲透在藝術場景之內，沉實豐厚的生活內涵，為其創作藝術的生命力提供了新鮮的汁液。

（三）「生之半途，滄桑誰會」：關注中年人生的創傷敘事

《神來的時候》全書收錄了〈螢火蟲〉、〈訪友未遇〉、〈瞬息〉、〈生之半途〉、〈沒想到的後來〉、〈顧先生的晚年〉、〈神來的時候〉七個故事，雖然講的是男女之情，但卻不是年輕人的戀情，而是經歷了歲月

¹⁰ 參考（德）康得（Immanuel Kan）著，韋卓民譯：《判斷力批判》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孔瑛、李劍楠：〈康得崇高論美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研究〉，《文學教育》（2020年），頁30-32。

的釀造所開封的中年人的幽微情事和複雜滋味。沒有初戀的怦然心動，也沒有偶像劇的跌宕起伏，主角的遭遇涵蓋外遇、喪偶、失婚；情節有退休、身殘、離散和重症末期，其中的角色都帶著幾分的卑微、節制、蒼涼，對於生命中求之不得或得而復失的人事都懷著些微的奢望與祈求，並未因年紀老大而心如止水，仍有著放不下的渴望和悸動。例如：

人生還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呢？有些事一說出來就不能藏在心裡了。¹¹

四字頭的數雖然說老不老，唯獨娶妻這種事早就過了時，一個男人既然已經獨身來到秋季，以後的歲末寒冬要怎麼度過其實早就好了。¹²

我們這唱歌的，不能病也不能老，像我這樣最慘。老哥你幾歲，你看我四十多歲能去哪裡唱？我不是欠錢不還，是根本看不到未來，拚命想唱，就是沒幾個想聽了。¹³

他老許也收到過一封女性的筆跡，這幾十年就那一次，一顆心怦怦跳，拆開才發現是一群歐巴桑聯合舉辦同學會的邀請。老了才知道以前不偷點什麼實在划不來，男人不偷怎麼有本錢呢？¹⁴

¹¹ 王定國：〈訪友未遇〉，《神來的時候》，頁 41。

¹² 同前註，頁 29。

¹³ 王定國：〈瞬息〉，《神來的時候》，頁 74。

¹⁴ 王定國：〈顧先生的晚年〉，《神來的時候》，頁 173。

大凡人生徒長到這個歲次，眉眼間難免就有一種倉皇不安的時間感，那絕對不是因為疲憊或哀傷，總之不可能還像天真少女除了天真之外什麼痕跡都不殘留。¹⁵

何況我已快要五十歲，臉頰已不再紅潤，眼神含著失敗的暗影，儘管刻意挺胸走在路上，還是會在無人的角落暗自唏噓不已。這樣的我們如何能再承受愛的失敗，惠要是看到我這樣的處境不會感到不捨嗎？畢竟是她使我這樣，本來我們走得好好的，怎麼知道走到岔路上兩個人都不見了。¹⁶

從上述例句來看，人到中年——後半生的同行，只有互相妥協的委曲求全。對中年人生情愛創傷的記憶與敘說，映射著一種時光、自我和生活的多重失落。或許也只有體驗過生命荒涼的作家，才會寫出這份對人心充滿溫暖的理解。王定國以己度人，細緻地道出中年人生的失落與苦悶，這些段落闡釋著人到中年的「取與予」和「常與變」，透過生活細節讓讀者體會到的中年人生的情愛心理。王定國筆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是中年人，其作品的書寫都致力於表達一種「黃春青燈，美人遲暮」和哀樂中年的無奈感和殘缺感。

對人生的同情與悲憫一直是貫穿王定國小說的一個永恆主題。王定國接受訪談時表示：

我寫小說不以完成故事而滿足。……我的讀者也並不是為了追求我的故事而來，我想像中的讀者，他們陪同我的文字慢慢陷入，閱讀時比寫作當時的我還要安靜，我想那是一種信任感，他們知道我在說什麼，也知道為什麼我沒有把事情一次說完，

¹⁵ 王定國：〈訪友未遇〉，《神來的時候》，頁 31。

¹⁶ 王定國：〈生之半途〉，《神來的時候》，頁 105。

那是讀者和一個寫作者心靈交會的境界。¹⁷

這樣一來，讀者與小說中的人物就構成一種「鏡中的自他關係」，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指出：

我們在鏡前的狀態，總是有些虛假：因為我們沒有能從外部觀察自己的角度，所以這時我們也是化身為某個不確定的、可能的他人，我們試圖借助於這個人來找到對待自己的價值立場，這時我們也是試圖通過他人來賦予自己生命和對自己進行形式加工。¹⁸

凡是優秀的作品都像鏡照，可以喚起讀者的心靈而不斷進行詮釋，因此，讀者可以借助小人物不懈努力直到成功療傷的過程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從而認識自身、找出癥結，主動做出改變，疏導消極情緒。其次，王定國在小說中著重考慮人的情感問題，衝突內傾化而心靈凸顯，竭力用人與人之間的各種情感包圍創傷經歷者，他小心翼翼地揣摩讀者的情緒，以人的共同基本焦慮和共同痛感來引發讀者對命運的思考和對生命的終極關懷，使得讀者藉此去關注個體創傷。對創傷進創作的重構與改造，不僅有助於作家探索個體創傷的形成路徑，也有助於與讀者闡釋創傷形成的共同經驗，從而將個體創傷經歷轉化為群體創傷敘事。

以上我們論述了王定國的創作理念之後，接著以下各節要分析《神來的時候》的創傷主題的呈現、超越創傷的方法以及創傷書寫的

¹⁷ 屈享平：〈王定國新作《神來的時候》樸實刻劃人間情愛〉，《新頭殼 newtalk》（2019年9月2日），中央社發布網頁：<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9-23/302428>（2022.06.26上網）。

¹⁸（俄）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著，佟景韓譯：《巴赫金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價值。從而理解主體如何在超越卑微後達到生活的重生和生命的新生，主角們如何在生命的重構中獲得自我療癒，藉以反省文學中的創傷書寫所提供的生命經驗和生命存在意義的問題，相信透過這樣的探討，不僅能揭示文學如何觀照生活，而且通過對王定國創傷敘事的梳理，可以透視其小說「淺而能深，近而能遠」的獨特美學風格。

三、信念的力量：精神荒原的自我救贖

《神來的時候》做為王定國創作的重要的轉變，已然從「自我救贖」過渡、擴展到「救贖他者」，而這個救贖，不但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的自我審視，也同樣實現了關懷他者的意義。時代紛繁複雜，人們始終面臨二大問題：人與自己的內在相處、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問題。無論身處哪一個年齡階段，人們終將回歸自己的內心深處審視自己的所需、所求。本節主要是從人與自己內在的關係入手探究創傷的療癒。王定國關注人們精神荒原的探索，他抓住了精神世界裡敏感和軟弱的痛點，引向最原始的孤獨和無助，揭示了現代人的生活困境，誘發人們對於生命存在意義和價值的思考和追尋，從而自我救贖，鼓勵人們為自我的尊嚴而努力——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此刻與下一刻之間的轉折點上，只要心存信念，即使是悲劇的生命，也會包含希望的因子。

（一）愛的隱喻：點燃人性中的神性之光

在這個極度異化的社會中，人類處於極度孤獨、無奈和絕望中，缺乏溝通和交流，造成了人類精神的空虛和幸福感的缺乏，導致了心理的失衡。在這樣的社會中，人人都把自己封閉起來，彼此無法接近，無法交流，處於極端的孤獨和絕望中。在孤獨、迷失之中，只有愛才能拯救自己，只有人與人之間的關懷才能填充內心的孤獨。全書通過這一個個渴望愛與尋找愛的故事強烈地表達出處於孤獨隔絕狀態中

的現代人與他人交流溝通的迫切需要。作為精神的救贖，愛情在《神來的時候》裡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種「隱喻」。小說的人物形象和情節本身就是一種「隱喻」，隱喻不僅是語言的問題，更是一種思維方式，根據 Lakoff 等人《我們的生活隱喻》一書中的觀點：「隱喻的哲學基礎是體驗哲學。」¹⁹隱喻就是小說的文體特徵，作為一種認知真理的途徑。隱喻在我們理解和欣賞小說時非常重要。對人的價值的懷疑，對生命目的的迷惘才是小說的主題。小說運用隱喻的手法，通過迷失與救贖的主線構建了小說的主題，雖然人與人之間的交會不見得能永恆持久，最後人們再度陷入孤獨和無助，但最後通過救贖為昏暗的心靈世界開啟了一扇窗戶。

靈魂的救贖一直是作家們鍾愛的創作主題，在文學史上有眾多的文學作品都涉及到了對靈魂進行救贖的題材，並且都取得了廣泛的關注和影響。在基督教思想中，一直都有「原罪」說，認為人一生下來就是有罪的。既然人類背負著罪惡，人要想獲得靈魂上的自由就要進行自我救贖，所以，生命就是一個懺悔和救贖的過程。當人類對自己的罪惡進行反思、懺悔、尋求心靈淨化，其實就是一種擺脫困境、實現人性超越的過程。例如〈神來的時候〉故事中的主角是三年前就被祖父趕出家門的浪子叔叔，回家後決定重新做人，從小兄弟眼中所見到叔叔，荒謬、撒謊與瀟灑，假裝為養蜂人、實際上卻是流浪漢，他們為了幫助叔叔，開闢了綠意盎然的菜園，叔叔卻以為是天降神蹟：

其實我們光有一個上帝還不夠，每個人應該要有兩個神，上帝只是用來禱告的，你說祂還能做什麼？²⁰

¹⁹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²⁰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神來的時候》，頁 253。

另一個在上帝之外的「神」其實就是自己的信念，在面對粗糙的現實時，我們認識到自己的渺小與無能，但是我們的心靈意識到自己本身使命的崇高性，意識到心靈中的生命力遠遠地超過了現實，那就是信念。約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潛意識的力量》(The Power of Your Subconscious Mind)說：

生命的法則就是信念，關於你自己、你的生命以及這個宇宙，你「信」的是什麼？「無論求什麼，只要相信，都必得著。」

21

他相信每個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現狀，因為每個人內心都擁有無窮的力量，只要懂得釋放和運用它，就可以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實現自己的夢想。人生信念是一種來自理性觀念的力量使我們超過了現實的強力阻撓。「神不會應許榮耀和幸福，但神會祝福你的希望。」這種懷抱希望的態度就是一種信念，所以真正的「神」並不在外面，而是來自我們的心中。王定國透過小說，尋找解救精神的良方，就是在作品中提出「信念」的一種生命療癒，只有不放棄的追尋心中所堅持的真善美，才能拯救自己精神的荒蕪。這種信念我們可以透過作全書書名〈神來的時候〉中的叔叔對姪子阿俊所說的一段文得到體證：

我們只要真心愛一個人，就永遠不會失去她。她跑不掉的，就算沒有離婚，我也會等她老，等到變成歐巴桑都沒關係。你可能不知道我為什麼願意那麼笨，阿俊，這就是愛情，你只要知道自己所愛的人還在這個世界上就夠了。²²

²¹ 約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著，朱侃如譯：《潛意識的力量》(The Power of Your Subconscious Mind)(台北：印刻出版社，2009年)，頁89。

²²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神來的時候》，頁212。

文中寫了浪子叔叔的愛情故事，發生在彰化和西螺的在地童話。即使無法和她在一起，也要相信永遠都不會失去她。這一段話表現了人物的信心。信念、信仰的意義就是對上帝的信靠，相信上帝對自己有永遠的救贖。這份信念，是人類堅持活著的動力。也許人類的本能就是在苦難後仍然堅強的活著，直面宿命的勇敢追尋——從絕望中挖掘希望的悲劇精神。姪子阿俊於是明白：

以前我一直想不通他為什麼流浪到西螺，這下總算明白了，原來這種巧合就是他所安排的等待吧，當他走投無路的時候，乾脆流浪到下游去等她。²³

叔叔一生所有的屈辱與卑微都因為她——他所深愛的女子，情願用自己的生命進行賭注，為了她而卑微卻堅定地活著。創傷敘事背後的溫情關懷，浪子於是化身為召喚人間真情的使者，在自己舉步維艱中仍然守護愛情，為此願意一意擔荷，承受任何煎熬，使人感受到情感的創生力量。王定國在文字中傳遞一份生之信念，建立起疏離時代中的情感豐碑。從王定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觀之，他們都有一種共通性，那就是在心中堅持某一件事情必須在有生之年要完成，而這件工作，是別人無法代勞，正如同你所依戀的人在你心中的位置是任何人都無法取代的。這是一份信仰和信念。當人們面臨生活困難時，信念是明智的選擇，信念是在困境、無助時的希望，或者是在軟弱無助時對神求助的呼喚。在《神來的時候》中，王定國表達了對「神」的解讀。「神」是什麼？其實就是一個人面對自己生命的態度。人其實是被自己的信念深深引導著自己的人生方向的。

²³ 同前註，頁 247。

（二）信念的救贖：活出自我的人生

人對信念的堅持是通過長期痛苦體驗而更加強化的，在缺乏明確信念的支撐之前，我們感知的生活總是充滿苦難，但信仰的力量在於，面對同樣的情況，我們可以把它視為苦難，也可以視為禮物或幸運，問題在於如果沒有巨大的痛苦作為對比，我們不會明白這種情境是幸運還是苦難。正如〈沒想到的後來〉則描寫一個女性如何從全然絕望中還能重生的過程。故事中的母親是一個把人生一切的價值感、幸福感與家庭全然綑綁在一起的女人。就像藤與樹的關係，沒有了樹，藤就很難生存。她本以為自己擔任導演兼萬能場務可以主導一家人全然配合演出。然而最後發現「命運」才是真正主導一切的人，便徹底崩潰。丈夫為了多年前的外遇不辭而別，甚至殞命。女人情緒崩潰地想要追尋答案，掀出丈夫的陳年祕密。但最後，她借實現自我生命的蛻變，從而獲得重生，展現昇華的愛。正如書中從兒子的眼中敘述母親送錢給疑是父親的私子女：

當母親做著這件事的時候，難道早已知道這就是一種包容嗎？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那要穿越多少障礙，淹沒多少眼淚，抵擋多少風雨的潮水，才能帶著傷痕攀上那種孤獨的境界。錢雖然送錯了，但母親顯然也做對了，看來父親在她的生命中並沒有死，也許她最後就是選擇了原諒才會去送錢，然後把她心裡所有的傷痛清空，讓父親繼續住在那裡面。住在裡面的父親以後就不會再亂跑了。²⁴

苦難其實正是上帝賜給自己體會幸福的機會，其實人人都是這樣。我們真正信仰的，並不是外在的宗教，而是如何救贖自己認知與靈魂的

²⁴ 王定國：〈沒想到的後來〉，《神來的時候》，頁 159。

一份力量，無論是哪種精神引導，只要能從中得到解放自身困境，都是一種人們所信仰的神蹟。正如以創作「意義治療法」聞名於世，對心理學界的影響及貢獻至深且鉅的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活出意義來》所言：

這種獨一無二的特性，使得每個人都與眾不同，也使得每個人的存在有其意義。這種特質，與創造性的工作和人類愛息息相關。一個人一旦了解他的地位無可替代，自然容易盡最大心力，為自己的存在負起最大責任。他只要知道自己有責任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個殷盼他早歸的人而善自珍重，必定無法拋棄生命。他了解自己「為何」而活，因而承受得住「任何」煎熬。²⁵

當一個人發現並看重那個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特性，做自己想做並且能夠做的好的事，並且為了這些事而甘心承受任何的苦難，那就是活著的意義。王定國筆下那些生命卑微而艱難活著的人正如同弗蘭克筆下那些在二戰時期經歷過納粹集中營而倖存的人，仍然為自己尋找生命意義、擁抱一絲希望堅持下去的人，儘管未必能捱到最後，但他們心中沒有遺憾，至少自己曾經用心付出過與努力過。這說明了一個人無論處在如何黯淡無望的處境，仍然要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一個令自己心安的存在意義來。「人，是能夠為他的理想與價值而生，也甚至能夠為他的理想與價值而死」²⁶，朝著自己的承諾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即使是生命卑微的普通人，只要能找到生命的意義，便能活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

²⁵（奧）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台北：光啟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103。

²⁶ 同前註，頁122。

四、關懷他者：從「被需要」中確證自我價值

上一節已從人與自己的內心的關係論述了創傷療癒的問題，本節要從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們除了自我認同，也需要得到他者的認可。人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人是社會的人，人也往往因為他人的需要而存在，人生價值的體現恰是在萬物眾生的緣緣相繫之中才能成立。關懷他人，進而與他者發生生命的羈絆，建立內在關聯，也是人物自我療癒的手段，也同時折射卑微存在的靈光。關懷可以超越個人的慾望和貪婪，只要它足夠強大，然後一個人會為他人犧牲進而救贖自己。人世既然充滿矛盾，人生既然充滿苦難，那麼，施愛於他人便有了至高的意義。

王定國以關懷之筆在作品中為那些卑微存在刻畫生命群像，讓他們在自己的文字裡挺立起生命的尊貴。透過人物主體與他者在生命的節點上建立起內在關聯。正因為主體自身的卑微，於是對於世間那些同樣處於卑微地位的存在者就有了發現和理解的同情。作者並不僅僅是發現了卑微者的存在價值，更主要的是在發現對方的同時，卑微者能夠以自身的生命光輝點亮他人，給予他者以潤澤、安慰和關懷。王定國用小說的故事來告訴我們何謂愛的呈現方式。我們以〈訪友未遇〉為例來談這個問題，故事中的主角是一雙搭上相親末班車的男女，一離過婚、一大齡剩女，都有各自的生命殘缺，如同男主角對人我之間相遇緣會的體認：

一切都是陰錯陽差，只因為剛好那天晚上下著雨，我才有機會見識到三十九歲還那樣孤單無助的幽蘭小姐。²⁷

²⁷ 王定國：〈訪友未遇〉，《神來的時候》，頁 40。

故事一開始是從這對相親男女之間的隔閡入手。正因為主角自身的「卑微」，便不再矜持於追求完美與偉大，面對具有同樣具有需求的他者，能以一種關懷的姿態與對方進行著感同身受的靈魂交流。

男人的一旦曾經被糟蹋，他很可能就會在那種傷痛中度過殘生，而不是再去糟蹋他所不愛的女人。我想表達的是在我眼中，幽蘭小姐並不屬於愛或不愛的那種典型，她是以她純樸的笨拙以及一種使我相當心疼的憂愁打動了我，也就是在暴雨的當下，她讓我看還有人和我一樣的困境，那已不再是緣分與否的問題，而是命運。²⁸

男主角將生命固有的創傷記憶轉化為動態的意義建構，不但能關照自我，同時也能關照他者，從自我到他人共同的創傷中去進行對生活世界的重建，雖然在這裡用緣分或命運來解釋，但也說明了他願意去涵納生命中一切的發生與安排，在內省和反思的重構中獲得自我療癒的可能，在關照他人中，自我的人格在修復創傷的過程中得到了提升。男主角用心去感受對方的需求：

當我看著她碎步跑進醫院大廳時，那不斷迴旋的聲音還在車上，一直到我終於不慌不忙回到家，就在轉動著鑰匙開門的瞬間，那有點哀傷的旋律總算清清楚楚穿入我的耳膜，然後直接告訴我：她需要你。

兩個月後，我看著她披上婚紗，在她母親的病房裡戴上我的戒指。²⁹

²⁸ 同前註，頁 41。

²⁹ 同前註，頁 38。

當男主感受到「她需要你」時便下注了他的餘生，展現豪賭般的氣魄閃電成婚。時間往往是生命最基本的籌碼，通常中年人下決定會比年輕人更加謹慎理性，盤算得更精明。然而，情感關係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用合理回報來計算的投資項目。中年人毅然決然交付自己的下半生的那份果斷，別有一意擔荷一切結果的悲壯。心理學上有一條規律：有時別人並非因為得到你的幫助才喜歡你，而是讓他來幫助你才使他喜歡你，這就是「被需要」的渴望，這是一個人渴望自己的價值得到他人認可的心態。他們的結合無論從時間的安排還是儀式上選擇都倉促得驚人，但瞬間投入的真誠與信任卻也厚重得動人。這一對已活到人生曠野的悲風中的男女彼此藉對方鑽木取火，已不求心動，只是一份「彼此需要」的感覺。他們不追求能夠炫耀的浪漫熱情，而是惜福知足感恩。

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被需要，而被需要是那麼重要，我還不曾看過一個人被需要時能夠無動於衷。畢竟被需要與被愛不同，被需要是一種活下去的價值，反而愛或不愛才會使人想死。

30

這種「被需要」的心理是人們體現自我價值的表現。每個人都活在「需要」與「被需要」之中。尤其是「被需要」的渴望普遍存在，卻常常被我們忽視。「需要」與「被需要」是價值認知必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滲透著自身與他人是否持續需要的微妙關係。幸福是每一個人的熱切渴望，但幸福不等於金錢、地位、財富、豪宅、名譽、身分等外在的條件，幸福是來自於人的內心，它和寂寞、孤獨等心理感受一樣，同樣是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生活狀態的一種內在體驗。前面所

³⁰ 同前註，頁 40。

提及的意義治療法大師弗蘭克（Frank）也認為一個真正懂得幸福真諦的人並不只有從其他人身上得到了好處，才會感得幸福；而是在給予他人時享受到付出的愉悅。他認為愛是人際關係上重要的一環：

愛是進入另一個人最深入人格核心之內的唯一方法。沒有一個人能完全了解另一個人的本質精髓，除非愛他。藉著心靈的愛情，我們才能看到所愛者的精髓特性。³¹

愛不是在人之外的讓人仰望的東西，而是在人之中對他人的包容，包容著人世間一切的苦難，這就是愛帶來的撫慰與力量。男主角因為開始愛上了女主角，開始渴望進入到她的內世界。愛情是《神來的時候》的主線，作者用愛與被愛的互動搭建了小說的情節，也被隱喻成拯救荒原裡孤獨靈魂的手段。愛是用來召喚人們心中的良善和溫情的一種方法，是與冷漠抗爭的一種手段，在小說中這種方法在各篇中獲得某種意義上的成功，甚至由此打破人們的精神隔絕。

就像她所害怕的山洞那樣，所有的歡愉不都是來自漫長的黑暗嗎？她最害怕的應該也是她最想要穿越的，就像現在一樣已經穿越了。³²

故事到了最後，彼此的疤痕已被打磨得溫潤如玉，這是一種經歷過歲月滄桑的敞開，一種與傷痛和解之後的釋懷。是因為面對卑微生活的沈重和嚴肅，盡管有過心靈的創痛、理想的幻滅和面對宿命的無奈，但人們並未陷入到頹廢或是放棄的地步，而是在彼此需要對方的療救

³¹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頁 137。

³² 王定國：〈訪友未遇〉，《神來的時候》，頁 62。

和相互體貼中羽化成蝶，以一種寧靜的、寬容的、疼惜的心態面對未來同行的人生。只要你的心路有足夠的寬度，為他人憂，為他人喜，你就是富足的人，生命並不因卑微而貶值，相反，在卑微中能夠發現生命的光輝，生命的高度和尊嚴由此凸顯。

在王定國看來，中年男女半生蒼涼的愛情意味著彼此克服精神上的殘疾，意味著消除內心的孤獨。正因在交付自己內心孤獨的過程中充滿試探和疑懼，是否對方也如同自己一樣在乎這段關係，所以在渴望愛與疑懼的交錯矛盾中，尋找愛的過程永遠是一種想靠近要完美、卻不可能終極完美的境況，愛永遠有局限。正因為完美的不可能，愛對每一個人而言永遠都具有吸引力。透過學習愛人，終於走出了自我中心，不再只是看到自己，而是看到他人，於是成為一個具有生命厚度的高尚靈魂。人到中年，「又何必去羨慕年輕人有許多『可能性』和『將來』，對他而言，這已經不是『可能性』，而是『事實』了！」³³中年之愛不再追求「永遠」，這二字對他們來說有太多變數和不切實際，他們只掌握當下屬於自己的幸福，學習用更好的方式去愛。珍惜當下從身邊相遇的人，讓他因你而更加深深眷戀生命和生活，讓他因你而由衷讚歎世界的美好，便是〈訪友未遇〉啟示我們的深意。

五、選擇與創造：尋找一種新生與重生

中年男女走進情愛的生命花園，小徑曲折幽深，始終繞不出死亡和離散的際遇。我們可以發現，《神來的時候》諸篇中皆不乏死亡事件的發生。甚至人物的死亡成為情節發展的助推器，但這種死亡敘事背後卻潛藏著作者對於人生終極意義的哲學思考和對於現實的溫情關懷。人物往往因為目睹身邊人去世，逐漸對生與死有了深刻理解。

³³ 引用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頁 137。

正因有了情感的羈絆，人物了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的信念。王定國在透過人物之死在表現命運無常的同時，也同時詮釋了活著的本質與生命態度。創傷反而給予人們通過悲劇窺探到生存希望和人性光輝的能力，因而對創傷的書寫，往往透過人物的死亡而創造出新的希望。

（一） 向死而生：從他人之死領悟活著的意義

《神來的時候》是一部關於平凡人如何在卑微的人生裡更好地擁抱生活的作品，這七篇故事裡的人物，各自帶著不同的孤寂相遇、分手、思念。王定國在每一篇故事都刻劃了一名在逆境中求生、在世界背棄自己時仍然努力活著的角色。他們為了彌補年輕時的錯誤或守護誓言，甚至是對愛的信仰，而等待奇蹟的到來。雖只是小人物，卻綻放了希望的光芒。現實與人性的無情帶給他們絕望，卻也使他們靈魂在苦痛中得到昇華。就像〈神來的時候〉那位叔叔因為一場車禍意外而死，距離那次延續生命的手術只多活了五年，敘述者在服役之前去探望了叔叔一生最掛念的女子：

她獨自守著那間麵包店，和前失所生的女兒已經上了小學。她告訴我，雖然沒有和我的叔叔行過婚禮，但她將為他守寡，等他下輩子的重生。³⁴

在叔叔死後，女子守著他生前經營的那間麵包店，為他守寡，而且會等待下輩子和他相遇。作者以「死亡」來推展「活著」的期望。沒有向外尋求安慰與拯救，而是向內擴張著心靈承受苦難的能力和生命力。

又如〈顧先生的晚年〉中那位執著的想要得到答案的女性：

³⁴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神來的時候》，頁 254。

雖然它微不足道，卻是我這一生最後的心願，如果你認為它不重要，那就沒有什麼是更重要的了。……所有的物都是經過遺忘才會失去它，否則任何時空它都在。……只因為這世上如此冰冷，難得有個十多年前的的心念還沒熄滅，我才那麼希望你能收下它。如此才能放心，並且如同當年所謹記，永遠在你的面前消失。³⁵

一個女人不論她多天真或是多絕望，她總想要知道自己是被拋棄還是被徹底忘記。被拋棄是愛的失敗，被忘記則是愛的徒勞。³⁶

這是一段在年輕時與已婚中年男子發生的露水因緣，後遭拋棄、漠視，但女子十四年來的心念還沒有熄滅，一切只因為忘不了對方的誓言，然而也因為她的執著，讓另一位真心愛他的男子承受了更深的痛苦，在知道女子的內心祕密後決定用他的死來愛她。「我這輩子的罪已贖不完，只能祈求別再給我一個罪。」³⁷人有貪嗔癡怨，所以有罪，都會犯錯，於是需要在內心進行救贖。救贖是浴火鳳凰，是死而復生，向死而生。

又如〈螢火蟲〉寫婦人杏枝人卑微相求只為了在罹癌要死之前一定要完成見小學同窗修平教授一面的心願，因為在小學發生的那件事情對她意義深遠。一份記掛居然可以從年少延展至老年長達半世紀的眷懷。然而見了面，修平教授只是敷衍著問她過得好嗎？她回答：

我過得不好，活著就好。我沒有再離婚，就是為了活下去，何

³⁵ 王定國：〈顧先生的晚年〉，《神來的時候》，頁 163。

³⁶ 同前註，頁 176。

³⁷ 同前註，頁 179。

況女兒對我很貼心，這次我能來到這裡就是她的鼓勵，給我勇氣。……³⁸

我的世界是黑暗的，但灰心的時候只要想到螢火蟲會在黑暗中飛起來就夠了。……³⁹

「修平，其實螢火蟲的世界是最黑暗的，你不覺得嗎？好不容易成蟲就要開始發光，卻不到一個月就死了。」⁴⁰

想見當年暗戀的對象一面竟然成為人生秋天仍然殘餘的星火，成為打破生活死水和生命枯竭困境的最後心願。為了完成生之想望而提出這個無理與荒謬的請求。然而心願完成了後只能死亡，彷彿宿命般的無奈，但情感卻成為自己必然死亡之前活著的期望。而這種愛又是與常理中的戀愛不同，深藏了濃厚的孤獨感。明知生命和愛情都短暫的留不住，但這位女性依舊固執地追要在生前完成心願。

又如〈瞬息〉寫了背叛婚姻的蘇君被外遇「放生」，前妻接到情婦如同失物招領的通知，到醫院「接收」即將動手術的前夫蘇君，男人為自己過往的荒唐與辜負感到羞恥，從身體到內心都張口結舌。前妻在進行這趟「失物」領回的善行並沒有感到揚眉吐氣或幸災樂禍，只在心中忖度著「失去的是全部，領得回來剩下多少？」⁴¹蘇君生在醫院等待手術，在病房與鄰床過氣的歌星病患短暫相逢，在斷續的交談中訴說著彼此的卑微處境。在一夜相談之後，未料鄰床病患已經在夜裡去世了：

就算只是一面之緣，整晚聽他談著心事，好比就是同在一條破

³⁸ 王定國：〈螢火蟲〉，《神來的時候》，頁 34。

³⁹ 王定國：〈螢火蟲〉，《神來的時候》，頁 18。

⁴⁰ 王定國：〈螢火蟲〉，《神來的時候》，頁 35。

⁴¹ 王定國：〈瞬息〉，《神來的時候》，頁 67。

船上，覺得自己人生也跟著歌星飄起來。⁴²

短暫相遇後竟是死別，人生路崎嶇，我們顛簸而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這一千古名句，應該可以說是文學追求和命運體驗的結果。等到自己被推入手術室時，看著妻子朝著他無聲地說著什麼，往事糾結難解，內心百感交集，不知道是不是「你去死吧」。中年的沉默既是出於心累，也是把細碎的難堪與尷尬吞嚥下肚的無奈。

死亡的悲劇並非完全意味著毀滅和絕望，而是促使人們從死亡中看到光明與希望。美國著名劇作家尤金·奧尼爾有一句名言：「我們生而破碎，是用活著來修修補補」。而這悲慘的一生反而成為了人性復甦的過程，只有好好活著，創傷才能康復。在生命的更深層次，學會了以積極的態度探索「向死而生」的關懷之美，這就是「善」的美學。其次，在審美的進一步分析中，將「愛」與「死」放在一起，讓死亡在「愛」與「悲劇」中得到昇華。最後，淡化了死亡的憂鬱黑暗的色彩。魯迅說：「死亡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拳擊手，也是現代社會最感人的悲劇。」作家通過人物死亡的情節，以期引導讀者理解死亡的價值，探索更深層次的精神世界、人文價值和哲學深度。王定國以慈悲的情感告誡這個世界，即使世界不好，生活也不完美，但也帶著微弱的希望，帶著堅韌的勇敢和勇敢，這就是死亡寫作的正向與積極的意義。

（二）「由入而出」的新生：創傷後的生命安頓

創傷書寫不是為了揭露傷痕，更是為了治癒創傷。不可否認創傷的存在給人類帶來了苦難經歷，也的確使得許多掙扎於困境的受創者付出了代價，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也正是創傷的存在讓人類珍惜

⁴² 王定國：〈瞬息〉，《神來的時候》，頁 79。

得來不易的平靜祥和、珍惜僅有一次的生命。就像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運用於小說創作的「美醜對照原則」⁴³，光明與黑暗相生、美麗就在醜陋旁邊。因有黑暗和醜陋的對比，讀者在發現光明與美好的時候才能更具情感的張力。創傷的存在也是如此，試想若沒有死亡、病痛、挫傷，人們又如何懂得所擁有的珍貴呢？當我們更深入地探討創傷存在的意義，或可從更積極樂觀的視角去認識創傷。創傷可使人擁有同情和悲憫孤苦者的善意，可以將心比心的給予他人關懷與付出。

若從創傷書寫所彰顯的人文關懷進行深入闡述，可以發現，受創者必在現實生活飽受煎熬，直至新的完整的自我被重新建構出來。可見受創者的創傷治癒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傷痛中留存希望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通過王定國的文字，受創者能將自身的堅韌與不被打倒的信念糅合在其中，從而完成情感的表達。在創傷文學的表現中，可以窺見人對罪惡的寬恕、對人性光輝的追尋、對良知的呼喚、對崇高的敬仰，心理創傷所帶來的難以言表的深悲劇痛也可在創傷書寫的建構中通過精神寄託而釋放。

在這裡我們以《神來的時候》全書最令人動容的〈生之半途〉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故事一開始述說離過婚的中年經理，搭上一台遠途客運去遙遠的佛寺，要和死別多年的妻子見面，在即將會見妻子的路上盤算著向妻子告解，他暗戀上青春的女下屬，想知道妻子的想法。其實在妻子死亡之前他們已不存在夫妻關係了，但他仍然把背棄他的妻子視為一生的最愛，甚至餘生只得被悲傷包圍著度過。故事中寫著妻子逐漸離自己而去的過程，幾筆輕描淡寫卻不失深重的淒涼：

終於有一天她很晚才回來，一部黑色的車子送她來到巷口的路燈下，她下車後卻不急著回頭，不像一般人通常都因為心虛而

⁴³（法）雨果《克倫威爾序言》提出「美醜對照原則」，《巴黎聖母院》就是運用這一原則的典範作品。

趕快轉身，她只顧著站在窗邊說話，說了很久才慢慢走進幽暗的夜色中。……而我認為那是應該被原諒的年紀，何況那時的我連一個主任職位都還沒沾上邊，我們之間還能擁有什麼，除了愛，剩下的就是存摺裡的幾千塊，如果連愛都沒有，那就什麼都沒有了。⁴⁴

男主角用寬容的心面對妻子的外遇，也在妻子決定離婚時願意等她回來，回到原來的樣子。妻子與男人離去的四年後，竟從外遇的來電中得知妻子身亡的消息，想進一步追問，對方卻直接將通訊關閉，男主角因斷訊而驚恐的瞬間，將拳頭捶在牆壁上而受傷，但更痛楚的是他的心：

像把所有的悲傷捅進內心，痛到深淵而又延伸到眼前，一片漆黑，沒有掙扎就進入絕望，不像一般的苦難還要經過幾番無望的掙扎，好比就是故意不麻醉的拔牙，因為就是故意，也就很像一種心甘情願的懲罰。⁴⁵

傷口引來逐漸讓男主角的心死復燃的女下屬陳小姐的關切：「那會不會很痛，怎麼會這樣呢？……經理經理，那以後你就儘管吩咐我好了，有什麼事都讓我來做。」這位中年經理如今已遠離戀愛與心動的年齡，或許因為對妻子的移情作用而漸漸愛上了那位和妻子有著某種相似點的女下屬，但死去的前妻從來沒有從他的腦海中離開過，妻子經常夜深入夢來，每次到來總狼狽不堪，兩人皆是淚眼相對：「每次夢後第二天總是讓我沉痛一整天，可見這麼多年來她還是我所失去的

⁴⁴ 王定國：〈生之半途〉，《神來的時候》，頁 91。

⁴⁵ 同前註，頁 100。

一切。」⁴⁶可見男主角對因外遇離開他、並離開世界的前妻仍有著深沈的愛。

這位中年經理，即使暗戀公司的女下屬，也因害怕自己不配而無法訴說心中的情意。「我知道這很可笑，換一種說法這叫悲哀，但只要陳小姐本人一無所知，起碼我這一籌莫展的愛情對她毫無傷害。」⁴⁷不再青春的寂寞心事，除了蒼涼疲憊，也會有一點卑微不堪與心理變異。他在辦公室克制檢點，極力展現了主管應有的尊嚴與矜重，只能在內心放任想像如何與她親近，私下留意她的行蹤和打扮，默默欣賞她午睡的樣子，溫習她的語調和頸側的痣。「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夢見了陳小姐。我很想知道惠的想法。」有一天女下屬竟然用挑逗的姿態出現在他的夢裡，他直覺地相信，她在用閃耀的年輕胴體來羞辱他，「就因為平常我一直對她充滿著無恥的渴望，才使她乾脆不顧一切脫下來的吧。」⁴⁸人老了，似乎連渴望愛情都讓自己感到不配。睡夢中他仍然對妻子感到抱歉：

事實上惠可以對我霸道一點，只要她頑強地跟我說不，只要她願意用任何方式知道她愛我，那麼我會繼續壓抑我自己，絕對不會嘗去邀請陳小姐。⁴⁹

不論是男主角掙扎於渴望和現實之間那些極其細膩而複雜的心情，或是對亡妻心理感受的尊重，他都在為不確定的未來掙扎，而把愛埋得很深很深。在夢裡對陳小姐、某程度也算對妻子卑微的告白：「如果妳肯愛我，我願意答應不要活太久。」男主角情願用半生生命來換取

⁴⁶ 同前註，頁 107。

⁴⁷ 同前註，頁 105。

⁴⁸ 同前註，頁 108。

⁴⁹ 同前註，頁 107。

短暫的真愛，同時也為著人到中年依然妄想愛情而深感抱歉，只能求造化從輕發落。

一個中年男子，面對兩個女人都如此卑微，深切的感到自己不配再擁有愛及感情，他深刻地認為自己該懷抱著半生的蒼涼，甚至自覺該是時候去找死去的妻子。一個男人要多麼自慚形穢才会有這些矛盾複雜的念頭？

以前我所經歷的都是破碎的，難得現在有機會把那些破碎的收拾好，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否則我一直沒辦法從噩夢中走出來……我所有的努力已不是為了幸福，只想要活著。⁵⁰

人間情愛之下藏著蒼涼的孤獨。沒有艱澀難懂的文辭，卻又句句中都圍著一股風霜過後而生的內斂壓抑，是那種寧靜不喧嘩的深深悲傷。或許最簡單簡練的句子，所乘載的悲哀才能將一個人獨自拉進漩渦。到達佛寺後，表現了簡單卻深重的情思：「不知道惠的位置是在第幾樓，以前她就有懼高症，最好沒有讓她太靠近陽台而直接看到天空。」接著他盤算著：

我甚至打算明天早上就讓她知道有個陳小姐……雖然不曾怎樣，但也不見得以後就是無望的將來，到時妳是不是願意教教我，妳只要教我如何避開女人都不喜歡的缺點就好了，以前我不就是因為這樣才失去妳的嗎？⁵¹

表面上是對妻子的告解，其實也是他對自己半生淒涼的孤獨告白，他對自己生命中的缺口進行了正視和反省。他終於敢於直視最真實的自

⁵⁰ 同前註，頁 117。

⁵¹ 同前註。

己，面對亡妻，他毫無顧忌地真誠面對自己的靈魂，以告解的姿態向去世的妻子進行內世界的自剖，深刻告解之後讓生命獲得了重生，找回曾經擁有但已失去的東西，包括愛情、歸屬感、精氣神等，以求得心靈的解脫。通過這一番告解與剖白，淨化了靈魂，救贖自己。告別舊我，重新出發，才能給自己一個嶄新的立足點，原諒一切，才有毫無牽絆、拖累的未來，變得更勇敢地接住可能屬於自己的幸福。男主角終於願意在他背負大半生的噩夢與孤獨、寂寥的獨行後，讓靈魂與意識接近他的妻子，先極其所能的靠近後，才能從潦倒半生中饒過自己。王定國在故事結尾安排了兩人跨越陰陽鴻溝進行對話，在死亡睽隔後的第一次重逢竟是夫妻一生中最接近彼此的時刻，雖然兩人各自只說一句話，卻也是人世間最為淒惻無奈的心靈告白：

我一直躺到蟲子累得不叫了，死靜的恍惚中突然聽見了她的笑聲，以前她很少有這樣的笑聲……聽那聲音就知道整個人一直雀躍著，笑聲似乎不想停，很久很久才又轉為一種很甜蜜的耳語，好像是在跟我撒嬌，用她不想讓人聽見的聲音對我催促著說：帶我回去……我說惠妳別開玩笑了，有時我反而很想去找妳啊……。

從幻想世界的邊緣返回至現實生存的圖景，我們可能就會感受到靈魂的重量、終極的存在。讀到這段對白，我們被深深感動，彷彿傾聽一對天涯淪落人共鳴一曲人世的哀歌，動人心弦。有些時候，在對傷痛後的抵禦中，我們同樣發現有些個體反倒在这种臨界經驗照亮下，重構了新的自我。一般而言，這種苦難的洗滌後甦醒的力量就是困頓之境中人性不滅的神聖之火。穿透坎坷命運尋找希望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生存本能。有些故事並沒有明確的是非和結局，但卻留給讀者對人的

命運和精神歸宿的思考。有人說：「命運的悲劇還不如說是性格的悲劇」，性格可以決定命運。一個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在面臨人生路上的岔道口時如何抉擇，而這種抉擇往往能夠決定了他今後的人生道路和他一生的命運。透過王定國作品中各式人物的各種人生選擇，我們也可以思考人物性格與命運的神秘關聯。王定國筆下的角色大多是雖身處於苦難或艱困的生命情境卻渴望完成心中的追尋與心願，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徵決定了他們在感情和事業道路上的選擇，而這種選擇也決定了他們的人生命運。創傷已經造成，就算沒有癒合，也不會繼續惡化，但是傷口還是隱隱作痛。盡管人生並不那麼盡如人意，但是吾人卻可以通過療癒而創造新的自我，或改變自己對人生的態度來重組世界或者適應這個世界。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並不否認真實的並且經常存在的痛苦，也不規避我們內心的黑暗區域。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是使我們居於苦難卻仍不放棄希望，我們內心的幽暗驅動也不會將我們引至飄蕩且毀滅的道路裡。因此，承認人類生存不可規避的衝突與苦痛，勇敢面對和挑戰幻滅與苦楚的糾結情態，正是書寫後創傷人生之旅的絕佳注解。在王定國筆下的故事裡，主角從來不是被動的順服，而是主動追求和爭取，執著等待。在意義的建構歷程中重構生活，面對失落與遺忘，在重複的求索或回返的敘說中，尋求積極的嶄新自我。面對挫傷世界，個體只有進行意義建構的動態轉化歷程，而非被動靜觀其變或一味屈從，這才能賦予「創傷過後」狀態的經驗成長為具有重新出發的新生。

王定國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始終關注著普通人的命運。在《神來的時候》裡，作品著力挖掘生活中的崇高精神和生存意義。不管人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情境裡，始終不失去生之期待，始終保持著向善、向上、向美的人生追求，這就是作者所宣揚的一種力量和希望，同時也是作者要表達的價值取向。作品中除了表現對有情有義的人生追

求，還體現了有原則有思想的人生態度，更實現人生價值的總結和昇華。一個有使命感的作家理應在描摹時代真實生活場景的基礎上，揭示當下現實與我們生存盼望之間的本質衝突。在主角身上，我們窺見了對於感情久違的神聖尊重。現實生活的無情沖擊毀滅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外部世界，卻始終未能動搖其內在精神中對理想世界的執著追求。這讓我們想起了海明威筆下的桑地亞哥，海上的那位倔強的老漁夫，在精神世界裡他們一脈相通。王定國《神來的時候》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融合不同境遇下人性之美。憑借人的神性，「美」是處處在、時時在，只是有時被一時的情緒或欲望遮蔽了。我們可以用人性的美好及人與人之間的同理心與關懷突破人類生存的困境。我們在《神來的時候》中不難看到，當生活中處處充滿曲折、充滿艱難之時，總有一種溫暖、友善的力量，驅策著生活向前推進。而在艱苦歲月裡的精神力量的支撐，又往往得益於王定國價值取向的牽引。

六、異調同聲：從生命卑微到人性高貴的轉化

本節在綜合了前面各節對文本進行創傷書寫的分析後，進一步針對創傷療癒所具有的穩定的秩序性結構特徵進行分析，以論其創作規律和創作思維。筆者從審美心理學的角度論述《神來的時候》這本書的結構思維——這是構成整部作品創作的傳達和接受的思想系統。以下分三點來談：

（一）從創傷與到療癒的發展演繹：救贖之道

創傷，是人類精神最深刻的凝結，是文學最普遍的傳達。創傷往往以一種突然發生的不可抗拒的災難事件對受害者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傷痛，它造成的傷害往往是長久的、且重覆出現的，我們可以舉以下例子以見角色的創傷心理：

多年後我才明白，原來愛的失敗沒有那麼簡單，失敗了就很難收回來，它開始在體內蔓延，以一種爬藤的慢速悄悄把我纏繞，而我一無所知，以為只要不動聲色，所有的疲憊、空虛和恐懼自然就會消失不見。我不知道結果會是那樣，已經那麼小心，一摸到冰冷的床卻突然開始顫抖，不知何故，不明所以，一種心裡很痛的挫敗感瞬間襲來，非常強悍，難以躲藏，使我終於抵擋不住而放聲痛哭。⁵²

沒有人知道的痛永遠是最痛的，難怪煎熬多年後件事還在心裡糾纏。……在這個擾攘的街聲中，沒有人聽見她說了什麼。不被聽見的內心永遠都是孤獨的。或者就算被聽見了，由於只是關於襪子而已的事，也就無關於任何人了。……穿不穿襪子本來就是無關於苦難的，然而人生的苦難往往就是留下最小的象徵而成為永遠的傷痕。⁵³

當我們承受著自己的困境時，多少還有一點餘力去關懷別人，然而一旦自己也成為了悲哀的別人，除了感傷還有什麼心情去聆聽。⁵⁴

這些描述皆可見創傷的滯留性和長久性。現代創傷理論的創始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強調：創傷是一種突發的、人在意識層面無法適應的震驚經驗，這種經驗具有持久性、頑固性和反復性。他給創傷下了這樣的定義：「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到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

⁵² 王定國：〈顧先生的晚年〉，《神來的時候》，頁 169。

⁵³ 王定國：〈訪友未遇〉，《神來的時候》，頁 60-62。

⁵⁴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神來的時候》，頁 85。

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⁵⁵為了擺脫這不可知、不可說而又無休止糾纏倖存者的創傷經驗，必須啟動一個治療過程，創傷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療，創傷受難者就將帶著一個永遠沒有終結、也無法終結的噩夢活著。這一點在文學的創作上也有反映。「創傷敘事」往往在敘事的過程中完成與創傷的和解，從而實現自我療癒。

在創傷的打擊和心理壓力下，不同作品的主角選擇了不同的應對方式。如〈生之半途〉中那個中年的經理所作一切，其實都已不為人間幸福或者快活，只是想要活著而已。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陳小姐和亡妻惠之間的相似性與取代性，男主角用這方式實現了生命的重生，讓自己還有希望與期待地活著。幸福是一種感受，我們感受到它的存在，也珍惜它的存在，哪怕它只存在短暫的片刻。〈神來的時候〉中的叔叔一開始選擇了用離經叛道的生活方式來與之對抗，〈顧先生的晚年〉中那個背叛了妻子也絕情地拋棄了外遇、甚至踐踏外遇保存十四年的心意的顧先生，也只能在他的晚年將自己幽閉在自我幽暗的內心世界裡，透過音樂來進行懺悔，將自己落入孤寂而荒涼的世界，顯得那樣的怯懦和沒有出息。那或許是在人間走過幾年，與現實妥協下來的卑躬屈膝，在自我審判的漫漫長日裡，倚著一星點光亮的音樂，藉此維持破碎但欲活下去的意念。正如余華《活著》序文寫到：「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裡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叫喊，也不是來自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幸福與苦難，無聊與平庸。」⁵⁶

具體而言，王定國小說中所描述的中年人生的創傷往往是蘊含著時間意識的，生命記憶鑲嵌個體的生命軌道，而創傷的出現改變了個

⁵⁵ (奧)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頁216。

⁵⁶ 余華：《活著》(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11月)序文。

體的生活世界，也造成了時間、生命與記憶重新界定的困局。可以說是置身在一種「創傷過後」的狀態。但是，創傷「過後」反而具備超越、轉化、重新賦義的多重可能性。人在創傷受苦時是不可能超越或轉化的，往往要在事過境遷之後才能夠達成和創傷和解。正如王定國在扉頁上寫著：「愛可以死。愛也是很冷靜的事。」這就是感性和理性、陷溺與超越、人性與神性可以互相轉化的人生。王定國筆下的人物在創傷過後尋找存在意義、突破困境的艱難歷程，經由敘述經驗與啟動記憶的過程，個體通過意義建構，得以重塑「後創傷」狀態裡尋求破解困局、建構存在意義的艱辛路程。只有通過對創傷痛苦過程的回顧才能帶來生命的超越和靈魂的救贖。對作家而言，創傷給予他通過悲劇窺探到生存希望和人性光輝的能力，給予他源泉般充斥著悲歡離合的寫作靈感，創傷的寫作更可彰顯人文的關懷。因而對創傷及創傷作品的解讀，也應賦予情感的溫度。

（二）卑微與崇高之間的辯證關係：超越之道

王定國以小人物與平凡人式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及命運。說到尊嚴，是一種絕對的內在價值，但它並不是一種固定具有的實在屬性。人往往要通過努力才能配享尊嚴，同樣也會因意外而喪失尊嚴。尊嚴是一種價值提升和崇高的理想，是人類要不斷追求和奮鬥才能擁有。就像錢德勒在小說中強調：「大部分人的一生得用一半的精力，去保護不存在的尊嚴」⁵⁷，但尊嚴的流失卻是那般容易。王定國《神來的時候》塑造了一群在人生路上失敗者、孤獨者的形象。一個個生命卑微的人物，處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他們的精神世界與生存面貌，成為一條貫穿小說人物的命定線索。我們舉例來看：

⁵⁷ （美）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著，宋碧雲譯，葉美瑤編：《漫長的告別》（The Long Goodbye）（台北：時報出版社，2008年7月）。

青志在家都很節制，走路特別放慢，想像自己就是一隻蚱蜢長期受傷。他盡量避免兩個肩膀起伏太大，才不會太過招搖而波及旁人，這固然是為了維護內心深處那可悲的自尊，其實更不想看到自己的殘缺一直打擾著這個世界。⁵⁸

這麼多年來，我不曾寫過信，也沒有打過電話，更不想要打擾你的生活，只因為這盒子裡的東西是我從日本帶回來的心意，只好寫下這段歷程讓你放心。我之間就只剩下這樣了，根本沒有任何世俗所見的恩怨。則誰能沉默了這麼多年。⁵⁹

當我們想要盡全力愛一個人時，我們甚至連最卑微的也會奉獻出來。⁶⁰

一個肢體殘障的人，甚至連走路都自我壓抑，自尊又自卑。一個被拋棄又在十四年後被冷漠以待的女子，也同樣隱忍著不去打擾對方的生活。盡管他們極盡卑微、悲苦的生活遭到了殘酷的壓抑，可是，他們的精神深處，卻依然保持著人性的善良與高貴。當這種人性的善良與高貴被放置在曾經遭遇傷害或壓抑的人身上，這種人性就超越了平凡，散發出一種神聖的光輝。他們活得平凡甚至卑微，但他們用這種平凡中的精神崇高感染每個人，因而揭示小人物生命卑微的表層下所蘊含的人性的高貴，就是《神來的時候》這部小說在人物塑造和小說主題方面的一大亮點。這個時候，卑微與崇高的交錯，就這樣矛盾地糾結在作品中。這種崇高包蘊在日常生活的每一點每一滴裡，它可以

⁵⁸ 王定國：〈沒想到的後來〉，《神來的時候》，頁 127。

⁵⁹ 王定國：〈顧先生的晚年〉，《神來的時候》，頁 170。

⁶⁰ 王定國：〈訪友未遇〉，《神來的時候》，頁 55。

體現為付出和犧牲，也可以體現為寬容和善良，更可以體現為堅韌和頑強，作家毫不隱諱他們的卑微，而且在俯視表層的卑微後能夠挖掘出他們精神上最為動人的高貴，繼而仰望他們的崇高。《神來的時候》這篇小說表達了這樣一種人性現象：「貌似軟弱者不見得真軟弱，貌似浪子者不見得真頹廢；貌似高貴者不見得真高貴，貌似卑微者不見得真卑微。」實際上作者在小說中一直在努力地揭示這群貌似軟弱、卑微的庸碌生命如何在艱難的困境中自然地呈現出他們人性的高貴。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在《自卑與超越》中從個體心理學觀點出發，闡明自卑與其補償作用的意義：

其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卑情結，因為，我們常常會發現自己所處的位置是有待改進的，假如我們每一次都能勇敢地尋找到適當的辦法來克服困難，就可以擺脫自卑感。……人對優越的渴望起因於自卑感及對自卑感的平衡與超越，這種超越成為一個人力求獲得承認和優越感的基本動力。……正是在對自卑的不斷超越過程中，對於自我價值得到張揚，展現出耀眼的人格魅力。⁶¹

阿德勒提出人對自卑與其補償作用，自卑往往會成為現實中的悲劇意識，進而昇華為擺脫的欲望，這種欲望可以超越自卑，而讓人在極度的自卑中建立自信，進而展現了全新的生命價值觀。阿德勒關於人對優越的追求提出這樣的說法：

在所有的目標中，我們總結出一個共同因素——努力想要成為神。有時有，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會竭盡全力地按照這種想法來

⁶¹（奧）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著，王倩譯：《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台北：海鵠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2019年3月），頁58。

表現自己，他們希望自己成為上帝。⁶²

努力想成為神、希望自己成為上帝，這種終極目標是呼喚一種經由自我的超越和努力的生活態度，從而擺脫現實生活中的迷茫，通過對生命的追求實現自我救贖。展現人類社會正在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信念，是文學的使命。王定國善於描寫人物的卑微和孤獨，他小說中的人物總是謙虛地生活，他們的精神世界是孤獨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抱殘守缺，而是試圖做出努力。自卑情結推動著人物用自我敘述方式進行自我拯救，從而完成對於自卑心理的超越和昇華。通過對人性的探尋，看到人性中的「神性」品質，並在展現「神性」的過程中，領悟到了生活的真諦，重新確立了自我價值。神從來沒有看輕卑微。這種卑微的存在就是主體自我拯救的另一種可能。

王定國小說敘述的就是一群小人物的真實生活遭際，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掙扎在生活道路上、已失去青春籌碼的中年人們的共同命運，在卑微的身分、艱難的生存和孤獨中努力的活著，王定國雖然通過故事情節再現他們的人生遭遇，但是作者並沒有刻意向讀者做一次祥林嫂式的苦難展覽，更沒有帶著啟蒙的姿態，將這群小人物卑微的生命編碼成愚昧、麻木、冷漠、甘於墮落的群體。相反，作者帶著深切的同情和感動甚至還有敬佩，挖掘出他們卑微的外表下所隱藏著的種種人性的美好和高貴。通過描寫他們歷經生活的坎坷、命運的考驗，始終堅守心中的愛，把人世間的一場場苦難化作一次次的人生考驗，從而讓他們在卑微生活中去探尋人世間崇高的生存意義。對人的關懷，對人格和生命力度的關注，是作家寫作的立腳點。當生活的卑微與精神的崇高集中於一部小說主角的身上的時候，我們該如何在俯仰之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呢？行文至此，筆者擬化用詩

⁶² 同上，頁 67。

人北島的〈回答〉來回答：「卑微是卑微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他們，是卑微的高尚者。」王定國用文學創作出一個個出身卑微而靈魂高尚的小人物，他們用內心的純潔樸素完成了一個個理想主義者的艱難歷程，引領著讀者世俗的靈魂上升至與天等高同寬。

世上堪稱偉大的東西，往往不是外在的權勢地位，而是內在的精神。《神來的時候》其意義就在於作者懷著一股溫情關心小人物的命運，探詢他們內心世界的溫暖和悲涼，並從平凡人物卑微的言行中發掘了不平凡的內心世界，找到了人的尊嚴。活著，輕如羽毛，正如炊煙。但也正是這些如炊煙、羽毛般輕盈、如小草一樣卑微的生命構成了世界的基石，這種接納、隱忍的生命姿態保證了生命的生生不息。從廣義的生命世界而言，他們的無言是承擔的倔強，他們的忍耐是生命的尊嚴。立體又飽滿地實現和完成了從卑微到高貴的轉換。《神來的時候》似乎向人們展示了在如今日益軟化和細膩的世界的背後，那些被人們所忽略的小人物的生活和這種生活創傷後面的人格莊嚴。創傷讓他們活得艱難，活得卑微，獲得回應有限，但一點也不妨礙他們精神的崇高，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於個人的態度和選擇在悲劇中發揮作用。

小說家要做的是擺脫俗見對人心的遮蔽作用，直達人性和人情，超越人生的困厄，發現絕望當中的希望。王定國筆下的角色雖身處於苦難或艱困的生命情境卻渴望完成心中的追尋與心願，他們各自的性格特徵決定了他們在感情道路上的選擇，而這種選擇也決定了他們的人生命運。卑微是通往高貴的必經之路。人不要奢望生來的高貴，沒有經過卑微的人生，是不可能沈澱出高貴的氣度。卑微，它讓人心更豐富、更智慧。高貴的生命不在於追求優越的生活條件，而在於能關懷他者，感知到自己被需要的價值，活出生命的意義。王定國以小人物與平凡人式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及命運，引領讀

者站在高貴裡仰望卑微。

（三）複調結構下的同聲相求：多聲部統一的審美生成

《神來的時候》中輯錄了七個動人的故事，七種悲喜人生，一群有著不同人生經歷和年齡的人，帶著各自的煩惱和疑惑，踏上了尋找生命意義的追尋之旅。全書通過不同故事的敘事視角的不斷轉換，形成了一個複調的敘事結構，從而呈現出不同人對人生際遇的思考和對精神家園的追求。俄國著名作家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安娜·卡列尼娜》一書中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⁶³雖然不幸的家庭各有自己的不幸，但王定國對人生的悲憫和生命的關注始終如一。正像每個家庭中所發生的不諧調一樣，也許我們曾像〈神來的時候〉中的浪子叔叔，為了年輕時心愛的女子心中莫名的愛而焦灼、不顧一切；我們或許曾像〈顧先生的晚年〉中的那位顧先生在年輕時背著妻子外遇卻又拋棄了小三，像〈瞬息〉裡的蘇君，人活得越久，就越明白言語的局限性。當你說愛或怨時，要麼說得太多，要麼說錯，否則就是徒勞無益，以致成了失語。也許我們也會像〈訪友未遇〉裡一對同樣活到疲倦的男女已不求心動，只要心安……，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本小說是直抵悲劇意識深處的多聲部寫作。來自不同的故事，用不同的組合形式，形成了某種具有複調特徵的文本。正是不同背景下的人物在人生道路上用大合唱的方式發出了強大的聲音，多種不同姿采風格創造統一的和聲效果，恰如複調的不同聲部組成樂劇的整體，這也體現了小說中「不同的聲音用不同的音調唱同一主題」的複調特徵。小說中存在著「卑微——高貴」、「原罪——贖罪」、「生——死」、「創傷——療癒」、「信任——欺騙」、「夢想——現實」、「自由——責任」、「出走——回歸」這幾組二元對立。

⁶³ （俄）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高惠群等譯：《安娜·卡列尼娜》（台北：木馬文化，2016年）序文。

這些二元對立因素不僅構成了文本的矛盾衝突，而且也是造成小說主角生命處境的原因。作者通過這些二元對立項的設置，傳達了深刻的孤獨主題，表達了對當代年中年人生存困境的關注，以悖論充滿了探索性和思辨性提昇了人性的深度。王定國正是通過描寫普通人卑微的生活，探尋了他們如何在卑微的人生中去追求崇高，去實現人生意義。

全書七個故事、七種面目迥異的生命類型，卻擁有相同的本質，都在為了生存而尋求著某種救贖，他們對人生的信念這一命題構成全書的主旋律，當它們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所呈現的就是一個完整的「人生定律」。王定國在講述他們的故事時，既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同情他們身分的卑微，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種種困苦；也表達了讚賞——讚賞他們在卑微的身分下和困苦的生活中所堅守的那份人性的善良與高貴，在同情和讚賞中，充分地傳達作者的人道主義精神，凝聚了王定國對人生困境與人生意義、苦難與救贖、創作與治療等多個命題的深邃思考。

七、結論

在《神來的時候》中，王定國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個中年情傷的故事，故事往往從一個個偶然的相遇或連結開始，發展為悲涼的不辭而別或睽違已久或還願之須。情欲作為故事的發源，在情節的進行中卻又巧妙地被有意識地邊緣化。作品的主題最終讓位於對生存的思考、生命價值的探尋。作品的美學趣味超越了小說通俗的層面，而懷有更深沉的野心——探尋瑣碎生活後面更廣闊的精神背景。這樣的寫作企圖導致了作品對錯綜複雜生活現象的捨棄，直逼人物的生存境遇與內心世界。只是，現代人的生活太忙太快，沒有那麼多時間和心力去瞭解與品味作家的苦心經營。對小說的接受，往往停留在表象的奇妙，故事遂只能一個又一個隨著情節飄然而過。如果有人願意嘗試去挖掘

王定國筆下呈現的愛與罪與人世的蒼涼，必能瞥見雨水灑淨後的那一道彩虹。基於此，本文對《神來的時候》進行創作理念與創作實踐的全面分析。在第二節中先從王定國的創作理念出發，可見他關注小人物，傾向卑微情結，直指中年人生的創傷經歷。在論述了王定國的創作理念之後，接著在三、四、五各節進一步分析《神來的時候》對創傷主題的呈現、超越創傷的方法以及創傷書寫的價值。時代紛繁複雜，人們始終面臨三大問題：人與自己的內心、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在第三節中提出自我救贖之道就是在精神荒原的中強化自我信念，主要是從人與自己內心的關係入手探究創傷的療癒。這說明了一個人無論處在如何黯淡無望的處境，他仍然要為自己的生命尋找出一個令自己心安的存在意義。第四節「關懷他者：從「被需要」中確證自我價值」，從「創傷經歷」與「人我之間的關係」對作品進行主題意蘊的解讀。第五節「選擇與創造：尋找一種新生與重生」，理解主體如何在超越卑微後達到「嶄新主體的形成」，以見創傷後的生命安頓。從上述三節可見王定國獨特的創傷書寫藝術展現在其創作往往將主角從遭受創傷、舔舐傷口、自我昇華到治癒創傷的全過程展現給讀者，將讀者不斷引向小說的隱層內涵本身，隨著人物起落沈浮的命運一起重審自我，體驗創傷，舒緩內心的不平尋找心中的光明，從而得以達成超越卑微後在反思重建中獲得自我修復的可能性。

全書七個故事，探討了不同困境下不同人們對待創傷的感受。以及面對創傷的對應方法。通過對一個個陷於困境的人們生命故事的書寫，描繪了一幅情愛紐帶的式微、生命孤獨的空泛、夫妻關係扭曲的現代社會荒原，對不同的主角內心進行了細膩的刻畫，對他們的身世秘密和未來命運一步步披露。還有主角們在自身命運前所表現出的那份尊嚴，與在命運中掙扎前行，在渺小與卑微中，卻依然要追尋人格的高貴，皆是這部小說中令人感動的地方。透過書中的主角們如何在

生命的重構中獲得自我療癒的可能，我們藉以反省文學中的創傷書寫所提供的生命經驗和生命存在意義的問題。在綜合了前面各節對文本進行創傷書寫的分析後，進一步針對創傷療癒所具有的穩定的秩序性結構特徵進行分析，以論其創作規律和創作思維，在第六節「異調同聲：從生命卑微到人性高貴的轉化」，分三點來談：一是從創傷與到療癒的發展演繹：救贖之道，二是卑微與崇高之間的辯證關係：超越之道，三是複調結構下的同聲相求：多聲部統一的審美生成。這是從審美心理學的角度論述《神來的時候》這本書的結構思維，即構成整部作品創作的傳達和接受的思想系統。

全文透過對創傷心理學、意義治療學對小說人物的創傷經歷進行療癒的分析，並從中思考創傷背後所隱藏的生命之重，人如何在卑微中進昇到崇高。王定國始終以安靜執著的深情，書寫著生命的體驗和人生的嚮往，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空間，以容納在現實生存中無所依傍的靈魂。無論從文學或現實的角度，在這個過程中，悲憫的眼睛、索取真理與良知的勇氣、在等待中追尋希望，或是在尋找中充滿虛妄等，探索人生的孤獨境遇，均使讀者在通過一個個看似充滿了象徵和隱喻的故事，獲得了洞察人類命運的契機。著名喜劇演員卓別林說過：「人生近看是悲劇，遠看是喜劇。」怎麼會不悲劇呢？在這個世界裡，人是如此渺小，而在人生的漫漫長途中，我們卻被迫背負著枷鎖，還要學習抵禦生活的誘惑、世俗的壓力、孤獨的折磨。這是悲劇。不過同時，生活也充滿了生機：來自社會的人文關懷，都會為我們帶來一個個的幸福感。悲劇的魅力就在於此——原來漆黑寂寥的夜空有了星星的點綴，霎時變得有溫度。世界並不完美，但生命是可以從黑暗中仰望光明的。這或許就是向死而生：從死亡中尋找活著的意義。由入而出：在創傷中為生命尋找更好的出口。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一) 近人論著 (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新北：印刻，2013年；簡體字版，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

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新北：印刻，2014年；簡體字版，南京：譯林出版社，2016年。

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新北：印刻，2015年。

王定國：《戴美樂小姐的婚禮》，新北：印刻，2016年。

王定國：《神來的時候》，新北：印刻，2019年。

王定國：《夜深人靜的小說家》，新北：印刻，2021年。

余華：《活著》，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周芬伶：〈好 MAN 的強憾虛構〉，收入於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推薦序，臺北：印刻文學，2013年10月。頁12-22。

楊照：〈平反「寫實」，平反「悲情」〉，收入於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推薦序，新北：印刻文學，2015年9月，頁253-260。

M·H·艾布拉姆斯著，鄺稚牛等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俄) 巴赫金著，佟景韓譯：《巴赫金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俄) 列夫·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著，高惠群等譯：《安娜·卡列尼娜》，台北：木馬文化，2016年。

(美) 雷蒙德·錢德勒 (Raymond Chandler) 著，宋碧雲譯，葉美瑤編：《漫長的告別》(The Long Goodbye)，台北：時報出版社，2008年7月。

(奧) 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4 年。

(奧) 阿弗雷德·阿德勒著，王倩譯：《自卑與超越》，台北：海鴿文化，2016 年。

(奧) 維克多·弗蘭克 (Viktor E. Frankl) 著，趙可式、沈錦惠譯：《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台北：光啟文化出版社，2008 年。

(德) 康得 (Immanuel Kan) 著，韋卓民譯：《判斷力批判》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

(愛爾蘭) 約瑟夫·墨菲 (Joseph Murphy) 著，朱侃如譯：《潛意識的力量》(The Power of Your Subconscious Mind)，新北：印刻出版社，2009 年。

LAKOFF,G &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二、引用論文

(一) 期刊論文

孔瑛、李劍楠：〈康得崇高論美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研究〉，《文學教育》，2020 年 7 月 13 日，頁 30-32。

張瑞芬：〈小鎮經理的愛情——評王定國《敵人的櫻花》〉，《文訊》第 361 期，2015 年 11 月，頁 136-137。

宋澤萊：〈繼吳濁流的「無花果」之後一部台灣政經、社會診病大書——試論王定國的《憂國》〉，《台灣新文學》第 5 期，1996 年 8 月，頁 235-242。

宋澤萊：〈一本優雅的小說和更重要的〉，《聯合文學》第 237 期，2004 年 7 月，頁 121-123。

宋惠玲：〈對創傷理論的嘗試性思考——創傷是生命的體驗和需求〉，

《文學教育》2013 年 6 月。

黃雅莉：〈從自傳視角論王定國《敵人的櫻花》對「自我」的改寫與重構——兼以散文集《探路》互證為論〉，屏東大學《屏東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第六期，2020 年 8 月，頁 83-122。

楊佳嫻：〈藏在裡面的妳——讀王定國《那麼熱，那麼冷》〉，《文訊》第 340 期，2014 年 2 月，頁 146-147。

蕭義玲：〈王定國小說的兩個世界——《那麼熱，那麼冷》的文學救贖〉，《文與哲》第 34 期，2019 年 6 月，頁 205-232。

（二）學位論文

吳思樺：《苦難與希望的二重奏——王定國小說創作意蘊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1 年。

張惠雯：《王定國的小說藝術》，台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 年。

辜韻潔：《台灣當代商戰小說主題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游孟庭：《愛的卑微與拯救——王定國小說的生存美學》，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16 年。

曾小芬：《王定國中篇小說人物研究——以《沙戲》以後為主》，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

三、引用報紙

印刻編輯部整理：〈只有文學才能側耳傾聽挫折者的輕聲細語——利錦祥 vs 王定國對談〉，《印刻生活雜誌》第 13 卷第 5 期，2017 年 1 月，頁 50-65。

吳鈞堯：〈羊哪，請咬開 我糾纏的結〉，《聯合報》，2015 年 11 月 4 日，D3 版。

四、引用網站

屈享平：〈王定國新作《神來的時候》樸實刻劃人間情愛〉，《新頭殼 newtalk》，2019 年 9 月 23 日，中央社發布網頁：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9-23/302428>（2022.06.26 上網）。